

【种AK】 Make My Day

阿斯不知道自己是第几个得知基拉大和孕的消息的人，他感到自己作一个朋友任未尽。不是最他苦的，他听这个消息，反射性了一句：“孩子不是我的！”

卡嘉莉起地上的咖啡巾，异地：“是你的了？”

“不是，我想。什么男人能生孩子？”

拉克：“我都是整者，很好理解吧？”

阿斯做完秘的工作，就在里独自消化个理解不能的事。首先，基拉大和身体怎么了？好吧，不到他来管。其次，基拉大和能不能开高？也没什么，因高没有基拉大和来开，有他来开，有很多人可以开，就基拉大和作英雄慢慢地休他的假去吧。最后一个，个孩子到底是谁的？

就基拉和拉克的关系来，很有可能是拉克的。但是万一真是真的呢？有的数学足以算出个孩子的更新迭代？很。那也有可能是卡嘉莉的，如果真的是卡嘉莉的，那如果自己要和卡嘉莉婚，起生孩子的不是我。阿斯把个行推了朋友感到愧疚，又个愧疚本身感到愧疚。

或是因他的精神力太大，阿斯当晚就做了一个梦。首先，他梦精神状堪的基拉大和肚子里的孩子程序。他眼看着基拉把世界（主要是高）的程序授了孩子的DNA。没完，基拉生下的孩子居然是一个哈！他得眼熟，却不知道出在里。个哈生下来就会跑会跳能，突然，个哈就擎出一支激光炮着阿斯本人：“你是阿斯，？”

阿斯迫于力，不得不点。

“阿斯，我高！”

阿斯秉持着欲的良心，：“我不能批准！从没有听哈能开高的！”

哈名正言地：“你不知道吧，其我是拉克和真的后代！所以我其是 2^3 代整者，听了？”

阿斯屈服了：“我得我的。”

哈意地走了。没想到哈突然像一个金色向他来，阿斯在千一住了它，没有自己的美貌受到除表情扭曲外的害。个哈有着基拉大和的面孔，那面孔正是爆种的基拉，个哈正是基拉的。

阿斯直接被醒了，没想到来去，他最害怕的不是基拉的未来，而是基拉的死。阿斯是一个明的人，很快意到是什么意思。

他心情沉重地起床，意到候已是早上了，而他确一宿没睡好。他得有一拼漏在了里，如果及找到，世界或可能有的余地……个苦的的工作直到他抵工位看到卡嘉莉的止才束。他突然想起，个梦里的哈，不就是他送拉克的哈？！原来其一切都可以通他和拉克婚，但些比基拉大和自生出哈要渺茫。命的从一开始就是的。

【种RF】

rf

*前提是性芙蕾。所以把芙蕾名字改成弗雷了

*同内合芙和芙，但是芙更多，注意

弗雷一悸，从无梦的浅眠中醒来了。在以前，在大天使号上，从未生的情况。在大天使号上的夜里，他是睡得很香。梦里，有爸爸和。有好朋友。有幸福的日常。或。有塞伊。爸爸去又新又漂亮的衣服，，弗雷也跟着来，年人的眼光比你！爸爸笑了。窗外不知何下起暴雨，雨幕着玻璃像瀑布一滑下。外面的街景看不了。雨声越来越大，他也越来越困，爸爸的都看不清了。就在，他的身体先于大听到了琉布的二警。来了。是。爸爸的是死神的倒影。

在ZAFT的，弗雷是反。艘船上太宁静了，如同被整后的基因潜入人的共一宁静。窗外仍然是一望无的宇宙。在夜里，他得自己能听到船每一次微的晃声，甲板的呀声，被低脚步声，因而睡不着。弗雷心里的弗雷安慰他，没事的弗雷，只是PTSD，你会好起来的。弗雷心里的一个弗雷冷笑着，你都没有去斗，什么会害怕呢？

第二天弗雷完全没有精神。只是在食堂拿着餐坐了下来，上就有一个声音冷酷地：“你自己的内勤也料理不好？”

是伊扎克。白色的人直直地瞪着他，使他无地自容。弗雷免回起以前在大天使号上，整人基拉口出狂言的候，大家也么看着他。不那候自己有立怒，在只是寄人下而已。弗雷正想落荒而逃的候，一只手静静地放在了他的左肩上。

“伊扎克，在弗雷是我的一外事官。在艘上。就像以前的治阿斯塔先生一。如何呢？”伊扎克没想到会从克里听到已故地球官的名字，弗雷没想到他会提起爸爸，一餐落可。人走后，和低声：“克，真残酷啊！”

伊扎克面朝前方：“里怎么可以有关系！”

弗雷跟着克回到他的公室，一瓶能量料。弗雷只是坐着，一言不。“怎么了？我会保你的。快把个喝了，否下午你会无法理我的事。”

弗雷喝了一口，又瓶盖，任凭它漂浮在人之。又：“我看到你了我的。”

“……我放回去了。”

“我放在里得清清楚楚。”

“不起，我只是……我只是晚上没法睡着。”

“怎么了，弗雷·阿斯塔？你大天使号有么烈的愁？”

弗雷抬起，不能明白他在什么。

“不是里好？”

“里晚上太安静了。”

“你看来比起和平更喜争呢。”

“没有那的事！……我只是……”

制止了他徒的解。“那么，你晚上来我一吧，弗雷·阿斯塔。期待晚上到你。”

弗雷知道自己无法拒的关系。一开始献身基拉的理由他得很清楚，或此生也不会忘。但是随后的很多夜晚他来都有点模糊，在大天使号上，他忘了自己以前是一个怎的人，道才是他念那段光的原因？

他疑自己夜里太静了听上去道像一句引，但是世界上真有那么多人同性恋？他想起自己第一次看到、听到克就完全信任，至今无法理清。因克的声音太像父了。句是父子之的撒，不？本人理解？无条件接受人的全信任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事情，是是前官的世之道呢？弗雷已不清楚了。

弗雷没有犹豫就推开了克的。看着手提，看起来并没有在等他的意思。弗雷心里不知道是失望是幸，又在中午的地方坐下。

突然：“弗雷，你自从知道世界上有整人之后，会羡慕？”

“我以前得整人都是怪胎。”

“在呢？”

“我整人只有基拉·大和一个。……斗能力，或很出色吧。但是心理上，好像也和的人差不多。”

“方光知道前半句就已喜不自了。”把合上，向，“羡慕也好，不羡慕也好，就大家得幸福得羡慕是什么感情都忘了，那也是一种果吧。”

弗雷困惑地：“大家有幸福的可能？”

*注：因后面的展定是H但我写不出来…抱歉…是先到里

【血-明巧（有巧？）】

音落，数个威武的男同学就站起来反。他的意很有力：如果我排演本，大家心的肯定是朱。因社有的位女士是社和副社，是要指指的，万不可上台演女主。么一来，朱叶肯定是反串扮演。男生肯把个嘲笑同桌一子的机会拱手人，面林雨。副社的女仆容不得帮刁民放肆，当即如幕一般清了民。万瞩目的第一次彩排开演，没想到社竟把硬板做的大木抬上来了。都没想到位巾竟敢挑荷史，立就把在英国的莎士比比了下去。男生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没来就可能被拉去演了海。斯巴国王和帕里斯的演一出，大家心里都有数，是在当之无愧的。

大家往下一看，没完，本竟然在荷上土，斯巴国王和帕里斯都不海，要握手言和，友好建交。帕里斯（的演）文彬彬，言密，就是有点像富婆包养的小白，国王（的演）雄天下，王霸之气，除了身上有些地痞的市井之外，也算角得当。男同学他道路以目之外（没想到你小子打扮起来竟相当地人模狗，有姿色，）主要是本人道路以目，个男同学极有文化，自从上次他的前退休以后，他就接手了魔改典的大任，人称小武内崇。

被雷得意犹未尽之，彩排落幕了。社和副社把大家都走，海是心目中最重要的一牌，必等到最后公演之才能露面。往后的日子里人关系可，投毒、下注、威逼利都来了，就只是了猜出女人心中的海。副社的女仆大人，里面没有因海打起来，外倒是已有古希腊的武德貌了。

公演天到来了，仿佛之前的一切悲都不是真的！大家披肝胆地坐在台下，身残志也要看到最后一幕。在斯巴国王和帕里斯的式上，三女神了祝普天同的一刻，自打开了献国的礼品，（硬板做的）大木的肚子。里面爬出来一个身材小的男同学，手里拿着一个金的一——————玉米。

帕里斯（的演）反最快，上：“希望女神能把个、金玉米我特洛伊，我国泰民安，充足！”

斯巴国王（的演）也不甘落后，“特洛伊之子，木已属于希腊了，当然个金玉米也沐浴着希腊的荣光！”

大家才明白，原来算都花在了个争的大面上，一之，兼用卡多得人眼花乱，板野更是得人魂魄散，没看到那个小的男同学已坐下，一看，一开始吃起了玉米。等到大家回神来，上只剩下此海（和一地倒下的群演），拿着一个吃剩了的玉米棒。在大家庄的凝中，男同学于空出来了一句：“都吃啊，家里，挺甜的呀！怎么不吃？”